

52



普希金长诗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

普希金长诗选

余振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普希金长诗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200,000 开本787×940毫米 $\frac{1}{32}$ 印张12 $\frac{1}{2}$ 插页3

1984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116,001—126,500

ISBN 7-5016-0027-9 / I·28 定价3.10元

鲁斯兰与柳德米拉^①

1817—1820

① 这是普希金最早的一篇长诗，1817年还在皇村学校读书时就开始写，1820年3月26日写完。尾声是流放到南方后同年7月26日在高加索写的。同年八月出了单行本。序曲（“海湾上有棵青青的橡树……”）写得更晚，1825—26年在米哈伊洛夫斯克写的，1828年第二版补了进去。普希金在第二版上还写了一篇序，答复当时批评家对他的责难，同时遵照检查官的意见删去一些批评家认为有伤风化的诗句。

献 辞

我心灵的女皇，我的美人，
在这黄金般悠闲的时刻，
时光老人的絮絮低语下，
为消解您的孤独和寂寞，
我用我这忠诚的手写下
这一部古老时代的传说；
请收下我这戏谑的劳作！
我不企求任何人的激赏，
甜美的希望已够我欢乐；
少女们带着爱情的战栗，
或许会来偷偷地读一读
我这被人看做罪孽的歌。

海湾上有棵青青的橡树；
橡树上牢系着一条金链：
一只博学的猫不分昼夜
紧跟着金链老来回兜圈；
向右边走——便唱一支歌子，
向左边走——便讲一个故事。

那儿可真怪：林妖在漫步，
鱼美人坐在树枝上休息；
在人们从未走过的路上
留着没见过的野兽足迹；
那里茅屋底下长着鸡腿，
既没有门子，也没有窗户；
山谷森林充满怪事怪物；
当朝霞上升时波浪滚滚
涌上空旷的沙砾的海岸，
三十个奇伟英俊的武士
一个跟一个出现在海面，
他们的侍卫也一同出现；

那里王子不费一点力气
就可以随手把皇帝擒来；
那里眼看着一个魔法师
带着一个武士腾云驾雾，
越过了森林，越过了大海；
那里公主在牢房里悲伤，
侍奉公主的是一只灰狼；
那里有一个石制的碓臼。
跟着老妖婆雅加^①在漫游；
那里皇帝卡舍贪得无厌；
真是俄国气魄……俄国风度！
我去过那里，也喝过蜜酒；
看见过海边青青的橡树；
我在树下坐过，博学的猫
也给我讲过它那些故事。
我还记得一个，现在我要
来把它向大家重讲一次……

44

① 俄罗斯民间传说中的凶恶的女妖。

第一章

这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
从远古以来就世代相传。

太阳弗拉基米尔与一群
健壮的儿子，在这高大的
客厅中宴请他们的友人；
他把心爱的最小的女儿
许配给勇敢公爵鲁斯兰，
饮尽沉重酒杯中的蜜酒，
祝福新郎新娘生活美满。
我们祖先吃得不慌不忙，
从容不迫把酒勺往下传，
啤酒、葡萄酒摆得满满的，
斟满酒的杯盏银光闪闪。
美酒把快乐注入了人心，
泡沫在杯口上咝咝作响，
司饮官恭敬地捧上美酒，
躬身送到贵宾们的面前。

话声混入不分明的喧嚣；
欢乐的佳宾蚊子似嚷嚷；
突然响起了刺耳的喊叫、
响亮古筝的流畅的音响；
大家静下来，倾听着巴阳^①；
这快乐的歌手大声赞扬
美女柳德米拉与鲁斯兰
和列里^② 给他们编的花冠。

但困扰于热情的鲁斯兰，
不吃也不喝，沉湎于情感；
眼睛盯住新娘子的芳姿，
不安地揪着自己的胡子，
长吁短叹，又生气，又腻烦，
暗中数算着每一个瞬间。
有三个年轻威武的勇士，
都垂头丧气，又面色阴沉，
坐在欢腾的新婚宴席上；
默默无言，眼看着空勺子，
忘了那个圆形的高脚杯，
任什么肴馔都不想去尝；
也不听贤明巴阳的歌唱；

① 俄罗斯古代传说中的歌手。

② 古代斯拉夫民族婚姻与爱情之神。

低垂下他们慌张的目光；
那是鲁斯兰的三个情敌；
三个不幸的人心中怀着
深深的爱情、狠毒的嫉妒。
一个——罗格代，勇猛的战将，
仗着他一支宝剑扩大了
富裕的基辅田野的边疆；
一个——法尔拉夫，骄傲自负，
宴席上无人可比的狂人，
刀山剑林中却是个懦夫；
第三个，怀着情欲的思想，
拉特米尔，哈萨尔的可汗：
三人都面色苍白而阴沉，
都在这喜宴上郁郁不欢。

宴席终于散了；人们一齐
站起来，混入喧闹的人群，
大家注视着新郎和新娘：
新娘低垂下羞怯的眼睛，
仿佛是心中有一点不快，
喜悦的新郎却满面红光。
但阴影拥抱住整个大地，
已经快到那夜深的时候，
贵族们喝足酒睡意沉沉，

个个低首弯腰，准备要走。
新郎兴致勃勃，喜气洋洋，
在欢乐的想象中抚爱着
羞羞答答的美丽的新娘；
虽然大公有莫名的悲伤，
但也向年轻的新郎新娘
祝福生活幸福，身体健康。

年轻的新娘子就这样地
被带上了那新婚的卧床；
灯已熄灭了——列里又燃起
幸福之夜的欢乐的灯光。
美好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爱情的赐与已准备停当；
令人羨艳的衣裳已脱下，
放到沙尔格拉得^① 地毯上……
你们可听见爱情的私语
和那甜蜜的接吻的声音、
最后羞怯的断续的娇嗔？ ……
我们幸福的新郎早已经
预感到了这欢乐的来临；
欢乐真已经来到了……突然

① 君士坦丁堡旧称。

一声霹雳，云中电光闪闪，
灯光也熄灭了，烟雾腾腾，
一切都在摇晃，天昏地暗，
鲁斯兰不由得心惊胆战……

一片寂静。可怕的寂静中
响出了两次奇怪的声音，
在这深沉浓厚的烟雾中
飞起个比烟雾更黑的人……

新房又恢复原来的平静：
惊慌失措的新郎爬起来，
冷汗从他的脸上滚下来；
他战抖着，伸出冰冷的手
在这沉静的黑暗中摸索……

坏了：摸不见心爱的女友！
他抓住的只是空无所有；
柳德米拉在漆黑中失踪。
她被不可知的力量劫走。

啊，如果是爱情的苦难者
无望地受着热情的折磨，
朋友们，即使他活得苦闷，
不管怎样总还可以生活。
但是经过很久很久以后
终竟拥抱住那希望、眼泪、

苦恼的对象，可爱的女友，
可是突然又要永远失掉
短暂的女伴……我的朋友啊，
这样，倒不如真干脆死掉！

但不幸的鲁斯兰还活着。
可是大公却说了些什么？
突然听到了可怕的消息，
他对他的女婿勃然大怒，
把他召进了自己的宫里：
可怕的前额象烧起大火，
他问道：“柳德米拉在哪里？”
鲁斯兰没有听到。“孩子们！
我不忘你们过去的功绩：
啊，你们可怜我这老人吧！
告诉我，你们当中谁愿意
赶快出去找寻我的女儿？
谁要是能立下这一功绩，
——他保护不住自己的妻子！
脓包，让他去痛苦、去悲啼！——
我就把我女儿和祖先们
留下的半壁江山赐给谁。
孩子们，朋友们，哪个愿意？……”
“我去。”——悲痛欲绝的新郎说。

“我！我！”——法尔拉夫和罗格代、
兴高采烈的拉特米尔说，——
“我们即刻备起我们的马，
我们情愿走遍整个世界。
别担心，我们就去找公主，
父亲啊，我们很快就回来。”
老人想念女儿满腹哀愁，
带着无言的衷心的感激，
流着眼泪，向他们伸出手。

四个人在一块立即动身；
鲁斯兰心头痛苦得要命；
想到他那失掉的新娘子，
真如万箭穿心，痛不欲生。
他们四人骑着飞快的马，
沿着幸福的第聂伯河岸，
卷起团团烟尘拼命飞奔；
远远地消失在尘头里边；
四个骑士已消失在天边……
但是大公仍然在长久地
向空旷的田野凝神瞩望，
他的心跟他们一道前往。

鲁斯兰在默默地痛苦着，

失掉了理智、失掉了知觉。
法尔拉夫态度非常傲慢，
回头望着，神气地叉着腰，
紧紧跟在鲁斯兰的后边。
他说：“朋友们，我好不容易
才得到一显身手的机会！
是不是很快就遇到巨人？
等着瞧吧，有人将要流血，
有人将因为嫉妒而倒下！
高兴吧，我的忠诚的宝剑，
高兴吧，我的活泼的骏马！”



哈萨尔可汗在他想象中
已把柳德米拉搂进胸怀，
差一点在马上跳起舞来；
年轻的血在他心中沸腾，
眼睛里冒出希望的火星：
时而打快马儿拼命驰骋，
时而故意地兜紧了缰绳，
使它打转，使它后腿直立，
或者打着它又奔上山顶。

郁郁的罗格代默默无言……
不可知的命运使他忧烦，

无用的嫉妒又使他痛苦，
三人中最数他心神不安，
他的可怕的目光常常地
阴郁地投向我们的公爵。

四个竞争者同一条路上
在一起整整地走了一天。
从东方落下了夜的阴影；
第聂伯河岸已渐渐昏暗；
他们的马儿也该休息了，
第聂伯河上升起了夜雾。
这时山下宽广的道路上
出现了一条交叉的大路。
“我们应该分手了！”——他们说，——
“让我们相信未知的命运。”
每匹马感到了马勒松开，
随意地给自己找路前进。

不幸的鲁斯兰，你怎么办，
一个人在这沉静的荒原？
我想，你总梦见柳德米拉
和那结婚的可怕的一天。
你把铜盔低低压住眉毛，
从有力的手中放松马勒，